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黃鶯皺著眉頭道：「這恐怕不容易，爺爺那個人很固執，給了人家的東西叫他收回來，他一定不答應的，何況這四柄刀還是他當作賭注輸的……」

金蒲孤沉思片刻道：「黃姑娘！看來我們必須去見令祖一面，向他說明利害，也許會……」

黃鶯忙道：「不行！不行！爺爺那兒是說不通的，唯一的方法是把它們再贏回來，可是用什麼方法贏她們呢？除了武功，我那一項都不如人家，不過她們絕不會跟我比武，因為她們都不會武功……」

金蒲孤想想道：「你帶我們去見令祖好了，實在講不通的話，我們臨時再做別的打算，即使不用武功，我相信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與她們鬥一鬥！」

黃鶯搖搖頭道：「還是不行！爺爺不準會武功的人進入水晶宮的，那四個女子之所以能夠得到爺爺的接見，就是因為她們都不會武功！」

金蒲孤道：「不對，那四個人中有兩個是劉素客的女兒，她們是真的不會武功，另外那兩個姓

白的與姓竺的女子，武功基礎都很好！」

黃鶯搖頭道：「那兩個女子的確練過武，可是她們的功夫都散掉了，爺爺是經過檢查才接見她們的！」

金蒲孤呆了一呆道：「劉素客的心計之工的確非常人所能及，連這些地方他都能洞燭先機，預為之計……」

南海漁人笑笑道：「這倒不一定，是你把劉素客看得太高了，他明知憑白竺二女的武功不足恃，倒不如把她們變得跟常人一樣，當然他也知道崇明島是龍潭虎穴，可是不管崇明散人如何蠻橫，對於一批弱不經風的女孩子總凶不起來吧，他這一著祇是下對了地方而已……」

金蒲孤想了一下道：「照這麼說我們若要見到令祖，勢非也廢去武功不可了？」

黃鶯搖搖頭道：「這倒不一定，假如你們在武功上能勝過我爺爺，他也會把你們待若上賓，不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事，爺爺的武功已臻化境，劇目前為止，他祇有一次碰上對手……」

金蒲孤連忙問道：「那是誰？」黃鶯目光略見猶豫，可見她終於搖搖頭道：



他但笑不語，繼續聽著留言。

第二通留言：

嘉芝，我是爸爸，我知道下午的事讓你很不開心，但是我希望你能靜下心來好好想想，爸爸等你電話。

這通留言，讓歐嘉芝臉上的笑意很快消失，換上的是另一張很迷惘、很憂鬱的表情。下午她衝動地自醫院掉頭就走，一定傷了爸的心了。

這個世界上最不想傷害的人，就是老爸了。

起身按掉電話答錄機，她歎了口氣，整個人沮喪得不得了。

連原本挺得直直的背，也垂了下來了。

「我到工作室畫圖了，你自便吧。」她簡單交代了一句話，便轉身走向工作室。

凝視著她走入工作室的背影，Gordon陷入沉思中。當陽光透過粉綠色的羅馬簾吻在歐嘉芝的臉上時，她眨了眨眼睛，醒了過來。

自從進入這一行之後，她常常這樣，晚上畫圖畫累了就直接趴在工作桌上休息，通常醒來時，都已經是早上了。

但是今天早上出現了首次的不同，有人在她睡著時，悄悄地替她蓋上一條薄被。

昨晚發生的事，像倒帶般，又在她腦海裡演了一次。

收起已滑落到腰際的薄被，她戴上黑框眼鏡，走出工作室。

很少人知道她其實是個大近視眼。

因為她不爱戴眼鏡出門，她將戴眼鏡的回憶留給高中時那個為了昇學時時刻刻都在K書的自己了。

他人呢？

不在客廳的沙發上？歐嘉芝心裡冒出疑問，就算是靈魂，也應該要休息睡覺

「我也不知道，祇是聽爺爺說起過有這麼一會事而已！」

金蒲孤與南海漁人卻看出她言不由衷，可是他們與這個女孩子才見面，既然她存心隱蔽，他們自然也不便追問，南海漁人笑了一下道：

「老朽與今祖倒是交過一次手，不過那時是折在他修羅刀威力之下，不知他的真正功夫究竟如何，假如……」

黃鶯不待他說完就搶著道：「假如爺爺不用修羅刀，你是否能跟他過手十招呢？」

南海漁人想想道：「以技擊之道而論，老朽雖不敢誇說天下無敵，但是十招之內能擊敗老朽的人恐怕還不多！」

黃鶯也想了一下道：「祇要有這個把握，我們不妨試一下，爺爺在水晶宮中的時候，身邊從不帶武器，我們出其不意地進去，他祇好用真正的功夫來跟你較量，不過我希望你估量一下自己，即使徒手相搏，爺爺也不是輕易能應付得下的……」

南海漁人笑笑道：「這是唯一的機會了，成與不成都得試一下，黃姑娘！事不宜遲我們快去吧！」

黃鶯沉吟片刻，才把那柄修羅刀遞給金蒲孤道：

「你還是帶在身邊，說不定會用得到它！」

金蒲孤還待拒絕，南海漁人已用眼角叫他收下，於是三個人在黃鶯的帶領下，向後山走去。

黃鶯一路上用她天賦的才能，叫出各種鳥鳴的聲音。（一〇〇）

「這種結果同樣也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當時我也驚慌失措！」

金田一耕助搔搔那頭有如雜草叢生的腦袋瓜，神情相當黯淡。

加納律師先是目光犀利地注視著金田一耕助，過了一會兒突然壓低聲音說道：

「金田一先生，你說出出乎意料之外是什麼意思？是指大道寺先生被神尾老師誤殺這件事嗎？」

金田一耕助既否認也不承認，祇是默默地看著加納律師的眼睛。

「金田一先生。」

加納律師繼續把身子稍微向前挪動一下。

「這麼說，這件事的背後還另有隱情嗎？報上把神尾老師寫成世間罕見的殺人女魔、寫成一段橫跨兩代的畸戀等等，老實說我並不相信。現在從你既不否認也不承認的態度看來，這件事果然另有內情。金田一先生！」

加納律師加強語氣說道：

「請你說出真相。我是你的委託人，當然有權力知道事情的真相，而且我也有義務向我的委託人報告事情的原委。」

金田一耕助點點頭。

「當然，我原本就打算告訴你的，祇是我有一個附帶條件，那就是你必須答應我，除了你的委託人之外，絕對不可以告訴任何人這件事。」

加納律師目不轉睛地盯著金田一耕助的眼睛。

「你認為這麼做對我的委託人比較有利嗎？」

「當然，而且現在也沒有必要幫神尾老師洗刷冤屈，因為兇手也已經得到應有的懲罰了。」

加納律師再次望著金田一耕助，身子微微顫抖地說道：

「我答應你，除了我的委託人之外，絕對不跟其他人提起這件事，請你快說吧！」

金田一耕助點點頭，從口袋裡取出神尾秀子的項鍊墜子。

「這是神尾老師的項鍊墜子，請你把蓋子打開來看看。」

加納律師打開蓋子，發現是琴給的照片，不禁皺起了眉頭。

「這是智子小姐母親的照片嘛！其實我以前也聽說過神尾老師一直把琴給女士的照片藏在胸前墜子的事。但是這……」

「不，問題不在這張照片，而在這張照片的下面，請看！」

加納律師聞言，立刻從桌上的筆筒裡取出一把小刀，撬開琴給的照片，取出下面兩張照片。

「啊！這不是大道寺先生年輕時的照片嗎？」

「沒錯。神尾老師把這張照片藏在胸前長達十幾年之久。加納律師，你明白其中的意義嗎？」

加納律師臉上立刻籠罩上一層陰影。

「這麼說，神尾老師對大道寺先生……」他說話的聲音有些顫抖，金田一耕助則點點頭。

「是的，這就是所有事件的真正開端。加納律師，請你再看一下下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正是困擾作和你的委託人，也是令我煞費週折的『蝙蝠』的真身。」

加納律師看了金田一耕助一眼之後，急忙把目光移到另一張照片上面。（一四六）

聽月樓

作者：佚名

柯爺是大媒，先領盒過來，與裴爺道喜見禮，坐下吃過茶，有家人來請裴爺寫小姐的庚帖，裴爺就在廳正中桌旁，舉筆就寫。方寫一字，忽然兩手亂顫起來，道：「這又是舊病發了。柯元兄，煩你代我一書。」

柯爺笑道：「這件事如何代得？」裴爺道：「不妨事的。我女即如年兄女兒一樣，可以寫得的。」柯爺不知是計，便信筆一書。寫畢遞與裴爺一看，連稱很好。忙用喜套封好，裝於盒內，打發行人到那邊去。聘禮一概取入後邊，祇留下一對金釵，送柯老為寫年庚潤筆之資。柯爺道：「聘禮如何轉送與人？」裴爺又說不妨事，務必要柯老收了。柯爺方告別。到宣府吃了一日喜酒而回。

宣公子自定下寶珠，心滿意足，發憤讀書。怎麼前赴赴選登科，生出別的甚事，且看下文。

第十四回 奸相逼婚 怨女離魂

詩曰：

姻緣本是訂三生，水（失刀）何能去強成。

美意殷勤轉惡意，奸權一味任縱橫。

宣爺自代兒子在裴府定了這門親，又是柯老為媒，也知裴爺用意，便力勸兒子唸書。宣公子此刻心內一塊石頭落將下來，也想大登科後小登科，遂下帷攻苦，用心奮發。他平時本是個飽學秀才，胸羅二酉，功惜三余，略加工夫點綴，越發文思大進。那年正當大比之期，應歸他本省鄉試。奈因路途遙遠，宣爺不放心打發他一人前去，遂在京中代他拔例納粟，追赴本京鄉試。到了場期，宣生進去，本是平昔拔深，文不加點，頭場三篇，一揮而就，繳捲出場，將文字謄寫出來，呈與乃尊一看，宣爺見他字字珠璣，句句錦繡，心中大喜。那二場三場宣生越發容易，早早完了。三場事畢，在家候榜。到了放榜日期，宣登鰲中了亞元，就有報子報到府中。宣爺夫婦俱是大喜，賞了報錢而去。宣生免不得去吃鹿鳴宴、調房師、拜同年、吃喜筵，忙忙碌碌一個多月，又去用會試工夫。光陰易過，瞬息間就是次年春闈，正總裁點了裴爺，副總裁點了柯爺。一個鐵面無私，一個拘執不徇人情。雖奸相蔣文富要代兒子通關節，也無從穿插，所以禮闈肅清。宣生會試三場自不必說，好似探囊取物。直到揭曉，又中了徑魁第八名。報到宣府，宣爺夫婦歡喜自不必說。宣生去謁座師：一是裴爺，彼此甚是喜歡；一是柯岳丈，彼此相見，俱有羞慚之色。這些閒話不消細述。（四十九）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45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